

國朝諸臣奏議

五十九

諸臣奏議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二十九

邊防門

遼夏丁一

上 哲宗乞以弃地易被虜之人

范純粹

臣自元豐元年在陝西路備真監司適當軍興之時至七年乃得還朝故於陝西邊事粗知始末昨蒙除授今任赴官過闕雖蒙特許朝覲累狀乞上殿奏稟職事尋准樞密院劄子催發出門故欲敷奏職事了未獲陳今既到任身遠朝廷須至披露論析仰鑷聖聽切以西夏之國効順歲久邊隅無事夷夏晏然祇因種諤沈括數輩希功造事欺罔朝廷以謂夏國失勢衆怨親叛無甚勞費席卷可平或請覆巢長驅或請

四四七

百九十九

一

希履

進築開拓致朝廷大舉戈甲諸路並興國嘗長驅而無功亦已進築而失利衆說並試一無所成徒致開輔滄夷公私困弊百姓流徙國兵殘耗雖諸路各有收復故若廢州多非中國所利之地深在虜境朔為興修橫添兵屯倍置器械加費金幣益耗芻糧盡開輔公私之力曾不足以自支故日煩朝廷自內應副而邊防釁隙日在可憂彼夏國者深沉自居未即報應蓋亦以頻年應敵部族疲勞橫山之人失業良久勢力未復舉動良難故但比時以來數數遣使跡如効順實乃有謀外則不議土疆內則不修常貢既形欵我之計又為自資之謀聞累番使人貨販滋廣通約所得不減二數百萬其自謀亦可見矣諸路軍兵經累次凋瘵之餘雖將



填略去舊數而新人眇小未堪戰鬪朝廷但知兵籍數目而未知士卒之氣全未振奮臣未測朝廷謀畫所向但見近降朝旨應因軍興增置兵將官吏及添成軍兵並已抽還外議以謂朝廷晏然自以爲無事人切憂之則其歎我之計亦已行矣常貢未修彼所以言邊事之未竟也疆土不議彼所以爲將來舉事之端也理勢灼然無可疑者然則邊防大事未見成畫臣恐歲月滋久彼力漸全待草豐穀實之秋當弓勁馬肥之際稱兵有請暴肆跳梁倉卒之間何以遣應若臨時欲議許可則國躰有傷若至期復舉于戈則生靈被害唯編戶之方困豈再籍之能堪臣心之憂言有不忍臣昨者既不

至而爲謀未知所從如臣之愚亦何敢以此自任唯是思慮所得參訪群言不敢內有所懷願陳其說臣切以謂諸路所取夏人之地固未足繫彼國存亡之機而彼之所以乘困而必爭者蓋以謂日侵月削而不敢校則小國之勢在所可憂故自保之計不得不然一國共謀豈不及此由是推之乃知必爭之地未弃則邊釁無時而可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自出也今彼之與我必爭者顧禮義當如何耳臣竊觀近時之論邊事者獨以謂彼旣困怠無所能爲加以數年可期柔服臣竊以謂不然彼所以嘿嘿自勵未有所請但爲自全之計者乃所以養銳待時也是豈終困之理哉謂新地自與復以來糜耗鉅萬斤弃爲難殊不思前日之已費者不足復道

它日之未費者尚可救也臣伏覩陛下即位以來深降德音凡聚斂措積之令有害民生者悉行蠲除四海兆民惟愛戴蒙被聖澤可謂盛矣臣竊思念天下之費莫大於饋邊若邊事未有措置他日一有調度帑藏空虛無以取濟則聚斂傷民之令恐不能輒已此又不可不慮者也臣願陛下靜占往鑒斷自聖心因彼遣使再三而未有所請之時渠彼詞理恭順而姦謀未露之日特降詔旨槩述先帝所以問罪之意具道秉常所以復國之由嘉其忠蓋之誠諭以逆順之理趣令先以前後戰陣虜陷官員使臣將吏丁夫悉歸朝廷其所削之地並從給賜如此則邊釁可期於止息生靈有望於安全亦足使四夷知朝廷前日與師之意在于拯患問

罪而不在乎疆土之利也中國陷寇之人又知朝廷愛人而不愛地也神功偉績可謂難名臣非不知危言異議自速禍悔伏念不獨守邊之職理當建明重以事君之方義無可避臣於先帝臨御之日數論邊事屢竭迂淺伏蒙先帝曲賜優容每有稱可非敢獨於此日驟為首尾異同之論古人有言曰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取予之間正在今日伏望陛下察臣誠在憂國志切愛君以臣今言少闕聖慮如其粗有可採即乞宣付三省樞密院令大臣共議事實機速伏乞早賜處決庶不為朝廷異時之患則天下幸甚傳曰事君有犯無隱臣則無隱矣其如位卑言高妄議朝廷機政實犯天憲不敢以誅竄自逃

貼黃臣頃者以聞北虜曾有文字到朝廷請公下西邊
兵馬臣昨充北虜國信使日其接待虜使言語及夏國
之事亦云曾亦文字教南朝罷兵臣是時隨且應對尋
具奏聞臣以謂西北胥齒之國萬一北虜狡慢或一日
又以夏國所失疆土為著即朝廷至時却已難為處決
今日機會恐不可忽此臣所謂事貴機速者也

貼黃臣切見所得西夏舊城堡砦如河東路葭蘆具堡
郵延路米脂義合浮圖環慶路安疆等寨皆係深在賊
疆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利而所費芻糧皆是倍
計置及歲歲勞煩稅戶遠入輸納至于運致錢帛器械
置官遣戍一一艱苦今日若行斥棄是並無闕害唯

是廊延路塞門一寨係當中路之衝平川廣闊去帥府
地里甚近別無地利控扼之險自得塞門增遠四十餘
里可為中路屏蔽相為邊防之利兼此塞門一寨舊置是

漢城堠脂以來年歲未遠似與其餘城寨利害有殊朝
廷若議存守則理或有名更係朝廷裁決所有蘭會之
地耗盡尤深如聞朝廷已遣使相視勘會更不敢縷細

開陳元祐元年三月上先是司馬光建議還夏人侵地

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請以地易隴蕃生口純仁守

慶州上此奏七月二府議定詔夏人以永樂城隴西蕃

土境外委邊臣商量分畫給賜至四年六月夏國遣使

入貢又詔永樂城隴西蕃人經隔歲以意其間實有一死
如將來送還到日依數交割支與賞緡何所設蓋米脂
浮圖安疆四寨給賜十月純仁奏夏人以永樂人
五十五人欲以十一月十日至界首交還
領四寨乞許將弃地內人戶官務遷移

上 哲宗論息兵弃地

韓維

臣竊見先帝時大興甲兵西討夏國始以問罪為名既亦收其土地遂致夏人有辭違失恭順夷狄之俗以不報仇怨為耻今其國力漸復必來攻取故地若不幸復為奪去則先帝累年勞師所得一旦失之已為可耻若與師攻戰則邊隙自此復開兵連禍結未有已時臣切思兵之不可不息者三地之不可不弃者五請為陛下陳之伏惟皇帝春秋尚富太皇太后深處九重豈嘗習聞軍旅之事萬一寇兵犯寨調發兵應接不暇或恐震驚上心焦勞聖慮此兵之不可不息一也自靈州之役求樂之敗關陝之力凋耗士風未

四三

五二九

五

四

復今若再興大役必有失律違命散而為盜賊者外虞方作內患又起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夏國此兵之不可不息二也綿地千里屯兵數十萬必藉沉謀重望之臣為之統御忠義英勇之將出當戰鬪幹事宣力之臣促辦錢糧歷數見在之臣復推近事之驗恐未足以充此任者又器械皆捐棄之餘帑庾有乏絕之憂此兵之不可不息三也先帝以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圖安擅行囚廢故發兵問罪今梁氏已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蕃臣之禮若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為虛語嗣皇賜地之意實成先志此地之不可不弃一也朝廷自得熙河之地歲費緡錢五六百萬以上所得愈多所費愈廣拓地之無利亦已明矣此地之不可不弃二

也議者或以爲蘭州趨夏人巢穴至近最爲形勝自餘亦有
要害可以增置城壁弃之非便 陛下欲再興師旅必復靈
夏之地則存之可也若無此意勞人費財以奉空虛之地則
是又添一熙河也 陛下以清淨爲心仁惠爲政切以此事
不當更興於今日此地之不可不弃三也遼夏二國皆有婚
姻且有胥齒之勢萬一遼國移書接 先帝興師之心以梁
氏死秉常復位爲其請所失之地則先得我之義理而奪我
之機會矣此時朝廷欲與地則是聽遼國之命而恩歸於彼
若不與則是彰 先帝之過虧大國之信而邊患復興矣此
地之不可不弃四也中國之所以爲可貴者爲有禮義恩信
也夷狄之可賤者以其貪狼暴虐也今操可貴以臨於賤則

五

百世流芳

六

四

中國尊與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夷狄服此地之不可不
弃五也臣聞古公亶父居豳爲夷狄所攻欲得地與民民皆
怒欲戰古公不忍乃去豳而居于岐山之下邠人舉國扶藹
老弱從公于岐山之下旁國聞古公行仁亦多歸之古公周
之先也其後世因其仁愛得民至於文武遂有天下今乃奪
人之地又欲殺人之父兄而守之與古公異矣 陛下試計
修德行仁之效與用兵拓地之利孰爲多少誠能於此時特
降明詔盡以向者所得之地賜還夏國則其君長荷 陛下
之恩意人民感朝廷之惠澤至於鄰敵聞中國之行仁政吾
民與兵知人主之惜民命其懽忻之聲戴荷之心將有甚焉
伏惟 陛下鑒古公之修德亮愚臣之忠計發自誠心斷而

行之巨料不獨夷狄感悅上天際德助順亦且福祐無疆矣
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此皆前代帝王行
之已有成效願 陛下勿疑若夫計已往之費怪難保之地
耗金帛動兵甲以爭不可知之勝負而且後患皆世俗之
常談豈足為 陛下道哉 元祐元年六月日上

上 哲宗乞因夏人納款還其地

蘇轍

臣竊見 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
於鄜延路增置安疆峽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
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
國其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弃危而後弃
不如此方今無事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

一百九卷

一

序

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
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沃衍略置堡障可以招
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經路皆通行大兵
若舉而弃之熙河必有畫閉之警鼎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
必為後患比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倍畔雖屢有信
使而未脩臣職未請侵地則弃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
遣使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朝
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數實其事以
為前件弃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決從一議欲決此議
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
前則弃守之議可以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 皇

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也大至太后陛下覽政
廉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靜則有
則不足利在緩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
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
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
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弃而不可守一
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
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
討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群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
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
不知其為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

三四

百九十九

八

片

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

敗二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
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
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
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
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
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
首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
志此所謂理可弃而不可守二也何謂明辨之多寡弃守之議
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今所論於守則言
棄幸於弃則言其不幸以較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

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寇不順求助虜並出爲寇
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而西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
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弃蘭州專守熙河倉庫有素兵馬有
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弃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
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
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
安餽運難繼耗盡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弃蘭
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
復以秦鳳爲境修葺廢壘復置烽堠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
弃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
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

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
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弃之雖不幸然所弃本界外
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
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
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弃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
幸而弃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
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縱使酋豪內
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
未能舉動万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弃已得之地含
垢爲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信以攻則取
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弃

此然以謹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
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
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勅將
佐繕修守備常若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
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二事參較利害反
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 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切見 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人想見太
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 朝廷靳惜蘭州等
處堅守不與激令背叛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
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
陛下與二三人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爲念勿爭尺

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切聞議者或謂若
弃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
復至而夏戎必爲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劫持朝廷欲必
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強族甚
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爲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
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
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
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
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爲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臣
又聞說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
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由此罷相今朝廷議

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卒而與之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爲比也

元祐元年六月
上時爲右司諫

上 哲宗乞弃蘭州

孫覺

臣頃在諫職嘗議蘭州可弃兩次奏聞未蒙賜可切聞西人在館以蘭州爲請而朝廷大臣議論不一或以爲可弃或以爲不可臣切思之二者皆有所見非苟而已也以爲不可者以戎人難保弃信忘義今日得地明日侵邊未可知也與其

卷之九

百九

二

九

害要地以利之而不能已其侵冒孰與守其要害而坐制其弊哉以爲可者則以爲蘭州之地乃彼所素有吾雖得之增兵益戍未嘗有毫髮之益而歲糜一百七十餘萬羌人又嘗大率圍閉之乃罷終爲中國之患而生西人之隙恐西人今請不已用兵未有已時二者所見雖不同然皆爲中國計慮憂深慮遠有志之士也以臣觀之今者朝廷之於西羌事可乘其無事保養三數年間亦可以休息邊人困苦之弊萬一西羌不如所請跳踉桀驁如二虜時則臣知廟堂之上憂未艾也臣以爲弃之便凡臣所謂弃之者非謂直弃以與之而已蓋欲於未與之時先與之要約西界寨柵往時所謂要善羌人取之而去者有幾今西人先以還我約束既定乃議

與之如此則吾所得者亦不少矣伏望 聖慈因其來請特與之勿牽於異議拘於常守而失此機會也漢宣帝明主也趙充國良將也以宣帝之明充國之老練其論羌事往返至於五六年從其策而事乃集廣謀博議古之人不免要在明主擇而行之祐元年上

上 哲宗論西人請地

王 巖叟

臣累月前嘗上疏論天下之大害曰莫如熙河蘭會之坐弊中國願 陛下早圖之今聞西人入朝以請地為事 陛下念生靈安樂遠久之計深以此事屬謀國大臣而聞大臣議論參差無一定之策切度聖心惑之未有以處臣以謂聽言之道必以事觀之則一言可決國家未開拓以前唯以信義

為重夷狄之心不敢輕侮故邊患少邊患少故民力紓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彊兵威彊所以能坐制夷狄而不坐弊中國開拓以來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費以無窮之費倉無用之地國力已困而不可支人心已危而不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於此時當修復信義為天下休息計豈可固執更增後日之患也昔漢桑洪羊輩請田輪臺之困以威西國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請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愛民也今朕不忍聞乃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也今議者欲請留蘭皇而田之何以異此惟陛下覽武帝之所以悔於然者早悔之幸甚至宣帝時魏相

請棄西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并安東却立高句麗李德裕亦請勿保安西是數人皆一時之賢豈不為國家惜哉要重弃其地哉蓋不欲負其耗內疲竭生靈相虛名受實弊以國家之患也今窮荒之地於國家之勢不以得為強不以失為弱識者皆曰去大患以自全乃所以疆耳夫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如守已今因其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德結和平之信又失此時後日兵連禍結中國厭苦而為腹心之患陛下雖欲舉而弃之將不能矣臣度議者不過曰十餘年間竭天下之力而得之寧忍一旦弃之乎此不知經遠者之論也夫已耗之民財已傷之民命既非悔可追矣而後日之患

懷生

百七十五

三

猶不處之于今則當何時而已耶又不過曰恐答無厭之求益生邊患不如勿與此不知自處者之慮也夫彼求者無名則我報者有諱無名之求勢當自屈且彼雖夷狄既已與之寧不知恩尚何無厭之請耶若有恩以結之猶恐其來求恩之恩以與之將如何哉臣聞開邊之初其費不可以數計開邊之後歲歲常費猶不減數百萬一有騷動其將奈何陛下須念此言出於中原生靈膏血塗窮荒不毛之地欲為垂世長久之計豈不誤哉此事萬萬無可疑惟陛下留神早賜睿斷

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七月
上特為左司諫

上哲宗乞不妄動以觀成敗之變 范純

准 樞密院劄子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梁氏族人侵擾
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伏變亂交攻日相屠害雖不
住擄逐處奏報終未見的確事情緣自來賊中事宜多不
歸順人口通說事必真實慮兩界近上酋首因此變亂
折各懷去就或欲據元有州城自守遙託 朝廷應接
欲率其部族直謀歸漢願為近塞藩籬若從而開納即
展轉生事難保成功若一切拒之又慮反為它國所害
國事轉甚未審於當今邊情合如何處置致不失事機
三省同奉 聖旨令河東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蘭會
路帥臣密切指揮沿邊官吏若有投來西人如審驗得委
知次第即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
自必奉不得下司今劄付臣准此

所有西界首領若謀歸嚮中國仰詳則項所問各以目今
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條畫實封入急遞聞奏親
自收掌不得下司今劄付臣准此

右臣除已依朝命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蓋邊防幾重而繫
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顧何足以語此然臣嘗膺任使
又在邊陲採撫審料粗若有得伏見陝西諸路邊防自元豐
用兵之後未即解嚴迺者秉常失職諸酋並奮相與爭雄未
有寧日方其自顧之不暇尚能為中國患耶在 朝廷正宜
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今詔旨以謂近上酋首或欲據元
有州城自守遙託朝廷應接夫夷狄蟻聚鳥散豈衰班昔先
王列於荒服之外弃而不擾庶而弗絕御戎之策無以過此

今被苗豪於茲變亂艱危之時欲以內附為名而請朝廷為應援苟可而許之臣不知一日急難有請則朝廷將真應而援之乎應援之舉名正而理勝乎邊兵之衆樂援而悅行乎不為之援則害大信乎凡此數者皆不可不慮也 聖朝方以安靜治天下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日尚何此策之議哉又詔旨以謂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漢願為藩籬昔漢武帝時降胡數萬仰給縣官天子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後日之害大不可救是知夷狄為款附之名則中國受勞弊之實也今沿邊諸路自元豐以來所納降羌無慮二萬口而老稚無用者十有七八增耗邊廩為室已大其心之向背未可知故平日間有引而去者則警急之際安知其非謀也

然則降羌之無益中國亦已明矣况彼之存亡與我有未可知者異時彼事既定復有若長必曰前日某部某族某人之亡歸中國者我國叛人也亦何受之我今請之則朝廷將若為處乎豈不理屈而勢沮乎此又不可不慮也或謂彼既附我奈何不受何辭以却之臣以謂不然彼之部酋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于朝廷者若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當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為若主討賊而已尚何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它盜而不為爾捕也夫如是則中國豈不甚尊而名躰豈不甚正乎如此則彼於異時必曰我變亂患禍之中朝廷不棄我之不幸而存我有德接我有道尚

得志而負之乎夫如是則朝之義豈不甚勝而彼之德我
豈不甚重歟又詔旨以謂若切拒之慮為它國所有臣觀
戎狄之性以種族為貴賤故首之死其後世之繼襲者雖
雜種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亦何哉風俗然也唯秉常父子
有國編父國人歸心焉今諸路謀者之言雖曰秉常之死不
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此目今之勢然耳若謂遂能滅李
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信也蓋一國之眾豈無豪傑推
李氏族子以繼後者乎豈必甘心為梁氏屬乎臣以謂借使
李氏遂有絕滅之禍尚當乎奪反覆屠戮相仍曠日持久然
後定也夫困獸猶鬪者其或生也彼有力者方互為爭奪
各將以眾自守乘隙而自觀變而動大必并小疆必吞弱縱

五

人百九

一六

老

未敢統一諸部豈不一隅以自全固願束手為它國虜乎
臣知它國未能遽有者斷可識也借有亡命避患而它附者
不過逋逃之餘種耳顧何足道哉夫夷狄相吞并者中國之
利也若天祐聖世遂使此羗卒至離析凡力等而勢均者各
據土地自為一部則於時庶幾有恩附大國者矣雖然大河
之南橫山之地必附于中國大河之北賀蘭之封必附于契
丹酒泉武威之地必牽于西域蓋勢力遠邇之異也昔呼韓
裂為五單于匈奴分南北庭自是漢之邊候遂無匹馬之蹤
我之所利正願如此故臣所謂在朝廷今日唯安不妄動用
觀成敗之變者蓋謂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臣願
朝廷靜占往並處以禮義參稽古昔無蹈後患深敷諸邊將

吏使積粟養士勵兵戒嚴從容無為坐觀其變應夏國首領
及部族生口有欲歸漢者並依前降詔旨一切約回決無收
受以全中國尊大之躰以破夷狄反覆之謀如此則詔旨所
謂目今邊情向去利害者臣愚妄意切以為盡之矣若夫一
得一失小利小權私已喜功為國生事者非臣所知也伏惟
聖慈特賜省察

元祐元年十月上時以直隸圖關判慶州

上 哲宗論前後致寇之由及當今待敵之要

蘇軾

臣切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
無知切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
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灾亦不足怪故臣

卷六 又 頁九卷

二

張

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
取亦臣子之常分昔 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
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河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
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老弱轉徙
牛羊疇壤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
大臣謂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貨易無
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其民大悅一使所
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
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窺我厭兵欲
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言
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細其

使且認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
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
之遠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土
阿里骨董璽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董璽
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温溪心等名
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
立不當立若朝廷從其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
臣之如董璽平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
統一諸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作爵命未下曲不
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
鬼章等又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

為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
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
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
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
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鑑元昊本懷大
志長於用兵諒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
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喘
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諒祚之比
美意謂一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者於遠近必無用
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鄙延五寨好請不獲勢有
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

務教黠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今之急務而讀書之
中亦詳夏人自新臣切以謂關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
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
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恭很相半之詞而
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
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
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
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
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
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
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

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
練士飽斥埃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
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
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
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
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
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
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
臣之愚計切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臣切以為過
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
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

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至阿里骨之請
人人知其不當與而朝廷與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
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
未除而藥先止其愈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
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元祐二年九月上
時爲翰林學士

上 哲宗論禦戎之要

范育

臣切以禦戎之要防患在於無形制勝在於未然患至而後
圖安未有不危者也兵交而後求勝未有不敗者也臣觀本
路有無形之患其端已具其憂甚人臣蒙朝廷假以方面之
寄容身自謀依違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貽朝廷憂下爲一方

三十一

一百九十五卷

二

三

害則臣上有明主不忠之罪大矣故臣敢極陳其說臣伏見
近朝廷詔本路與夏人分畫疆界依綏德例非所賜城寨外
以二十里爲界通遠軍定西通西榆木等城寨朝廷指揮撥
邊相照取直西人執以逐寨外取二十里蘭州質孤勝如堡
前日朝廷令常作守據之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
人指爲非舊堡寨要自龕谷寨打量此二事若朝廷從夏人
之請則於本路邊面形勢有無窮之大害若不從夏人必起
兵爭占有害今日和議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臣請陳其故
蓋定西北與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處則賊境在東若皆取
二十里則今日所弃邊面多者已三二十里所徙弓箭手已
數百千戶尖膏腴之地數千畝又定西孤絕賊兵可從中

其歸路其勢決不可守則通遠之邊面所感不啻數十里
賊兵每出可至通遠通遠受敵則熙河一路有扼吭不通之
患矣蘭州向藉質孤勝如川地五十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
泉可以灌溉其收畝數斛無慮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壘
未立不敢就耕而以名目占坐不去者已千有餘人若從
谷二十里為界則二堡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捨此北距河
介山東西境壤無餘其耕種之地既不足以自食其州粟且
益費費日甚廣又况賊兵一出則立至州之西野增兵備無
時而已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
之大患者也臣訪聞定西一帶川原廣闊昔花麻所居西
夏人置倉以積穀質孤勝如川偽號御柱自歸本路其二人

五六

一百九十九

七

七

皆走天都山及會州之境地瘠人貧未嘗一日不憂其地
又聞夏人常使北方之人自謀爭奪之計昨正月中西界所
差分畫首領與邊臣議論不合而去今其再至探得集兵數
萬中於境上時出遊騎道不遜之語度其意蓋將必爭而後
已雖至於用兵廢絕和事皆且不顧此所謂不從其請將見
兵擊而不解未有可息之期者也以臣計之不與則用兵雖
速而患小蓋吾邊有易守之形也與之則用兵雖緩而患大
蓋吾邊有難安之勢也然此二者不可不慮也臣請終言之
切聞青唐阿里骨昔以篡得國朝廷既行封爵常與夏賊伺
謀寇邊賴朝廷威斷邊將出兵生擒鬼章斷河橋以挫其鋒
遂寢茲謀納質效順息數歲之邊患今聞阿里骨嘗欲其

有怨讎之謀日圖誅殺功置首領且與夏賊結約甚密
往夏國詰其與漢和激甘用兵之意善夷狄氣類既同
欲既一犬羊之黨勢必相為而又阿里骨篡於前梁乙逋
於後昔也相視而成其謀今也同心而濟其惡理必然也
恐二賊締交夏賊出兵通遠金城之郊本路嚴兵以禦之
賊又出兵河岷之郊則本路分兵而力不給朝廷方且募
兵增備不知幾何而止也商者不得安於途耕者不得安
野則所仰之粟不知幾何而足五州之境邊面二十餘里
賊據吾腹背歲歲不可弛備一日不可減兵備其東則西
備其南則北出左提右挈四面受敵朝暮相救之不暇一
交兵則五州之勢岌岌乎皆有動搖之憂又况萬里一至於

敗捷而不可支可不慮哉此臣所謂無形之大患也為朝廷
之憂者也以臣愚計欲防此未形之患必制勝未然之術臣
願朝廷垂聽無忽臣昨累經畫青唐遼川利害朝廷未賜俞
允近阿里骨再召温溪心愈懷疑懼遼川人情亦不安又殺
主洛族四人錮其囚首及勾隴逋喬家族首領徒拘六心族
其人戶不從遂拘執首酋致有五百餘戶走入河州界約懼
未去自朝廷除結咤提鎮州刺史勾在青唐拘留不還又勾
界邊臣波結亦留青唐其國人携二酋長憂懼愈甚於前又
近探得阿里骨病甚或云死匿哀不發欲踵前日篡董璫之
迹此逆酋之暴虐與人情之怨叛較然可見矣臣觀夏賊之
遼川地近而形勢便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彼兩地之動息夏

人知之固熟徒以乙浦始募及疆議未決故遲遲計未發
使其心得謀行移兵以與邈川併青唐若振槁木之易其爲
西邊大患臣前日已嘗具奏于朝矣就其未能二賊方且合
謀爲患如臣所陳其勢必矣臣又聞古人善爲謀者因禍而
爲福轉敗而爲功今本路欲與夏人交議地界當賊兵之鋒
而爭口舌之勝臣未見其可也不若緩其所當爭而出其所
未發先爲之計發夏賊之謀而絕其交乘青唐之變而定其
國用臣前策納趙醇忠繼董璫後醇忠既立忠順戴漢因撫
諸酋悉皆內向則二賊之交絕矣董璫繼卅人心皆服唐亂
既除國內舉安則青唐之變定矣夏賊失青唐之援則有背
腹之憂本路得邈川歸順則有形勢之利彼之所恃者復在

我吾之所患者復在彼如此則區區之夏賊將假息以巢穴
而不敢窺吾邊鄙通遠金城之疆錫之則爲朝廷之德不與
則亦不敢爭吾兵不用而可以制夏賊之猖獗平西賊之禍
亂威行萬里義服四夷雖唐虞三代之禦戎不是過矣將見
本路州民有卧鼓息鋒之安趣耕稼而成樂俗矣復何邊患
之憂哉此所謂制勝於未然之術也臣伏思朝廷大計務欲
安邊息民不用兵革臣爲此謀其始唯護趙醇忠假兵力因
其人心助其聲勢過此以往更不煩兵其津遣趙醇忠鎮撫
部族合措置事件如蒙朝廷賜可乞別具條析聞奏次臣雖
未此利害或恐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詰問却致往復已
依近降朝旨選差本司

樞密院稟議去訖火之
朝廷大檢會臣累狀及今奏事理
時知熙州

直指揮

元祐五年正月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二十九

無計

十四

上 哲宗論弃地非便

上 帝均

臣切聞春秋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是知先王之治天下其待中國與四夷其道固異何則夷狄天性桀驁恃遠負險中國弱則先叛疆則後服專以恩養則疆難制其勢使然也臣切觀自陛下臨御以來懲前日邊臣汙地邀賞之弊而大臣采宋璟不賞邊功之說務以息兵養民為事德意可謂至渥矣然自朝廷納西夏貢使復與歲賜恩禮不為不厚而戎人驕恣傲然無懷服之意遣使請地邀求無已乃

四十一

一由兼

一

卷之

知非恩之不至特之不勤其弊在於姑息之太過耳臣聞威過則怨恩過則驕怨則懷必死之心驕則有無厭之求昔先王之御夷狄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夷狄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戎虜之情驕傲已見大臣務以息兵省事為意前日遽弃沿邊四寨以塞其請而戎心無厭邀請益甚不知大臣為陛下計將與之乎將拒之乎與之則地日蹙而威日削適足增其大狼之氣終不使之屈懾柔服以聽命令漢晁錯明於邊事嘗曰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又遺以土地以驕其志風乎臣聞兵以誅驕暴驕暴去則無所用兵政以治事事息則無所用政驕暴未去而遽寢兵事未治而欲無事

是為畏事苟安之計其極必至於用兵多事勞弊內外而後已昔漢因循以成七國之禍唐厭兵以成藩鎮之疆此前事已然之驗也戎夷之情臣雖不知邊鄙之事臣雖未嘗習然士大夫自塞徼守官罷歸京師者訪聞非一皆如臣言又以古驗今戎虜之情宜不相遠故臣敢為 陛下反覆陳之臣願 陛下詔敕大臣虛懷訪問塞上罷官與知邊事之臣參伍稽考當得其實則羌人萬里之情可以坐見矣臣聞練兵選將積粟三者禦邊之急務厚賞重祿勸士之要術朝廷嘗敕邊郡為五年之蓄不知今日之積其數幾何不可以不預計矣夫犯疆敵冒白刃士卒不顧死者利厚賞也前且薄首級之賞務以息邀功之士而不知非厚賞不足以使眾此不

聖元

一冊上卷

二

第三

可以不講也伏願 陛下詔諭大臣簡略細務置息安邊大計却羌戎無厭之求講練兵選將積粟厚賞之術遣知邊事可信之臣按察塞徼以詳守禦得失之實儲蓄卒伍之數明誠邊吏以朝廷之意羌虜柔服則治兵積粟以備之桀驁侵軼則邀擊前後以挫之退不得畏縮以驕其氣進不得興兵以費吾財張大天威赫然示戎狄不可侵犯之意則士氣日奮戎心日消四夷無侵陵之患中國有泰山之安矣夫先患而謀則有餘後事而計則無及此天下大計惟 陛下留神垂加詳擇

姑黃臣切聞西夏見今所爭蘭州塞地皆控扼戎馬要路若苟容目前無事全不計校輕以付與中外之議深

恐我人擣虛長驅過河數郡孤立難守為害非細臣切
意大臣之計務欲一舉無事故曲從其意若異時戎心
無厭繼欲請熙河故地不知何詞以拒之臣訪聞沿邊
得替官員皆以為大吏之情驕則愈橫今以旁塞要地
付與徒自去其藩扞焉敵人疆悍之勢如傳虎以翼借
寇以兵不唯無益適足為患為今之計不若治兵積穀
選將厚賞畫地而勿與尺寸使我心曉然知朝廷之意
中國之疆不敢輕犯陛下陛下詢訪執政大臣今以塞
地與之不知果能使之夏懷惠無異日之患否不可必
則是徒失險阻為久夏之累如夏人以故地疆界為言
則邊將盍答以靈州亦朝廷故土西夏若還靈州中國

四三九

百四十卷

三

考十

亦償以故土如此亦足以折其無厭之情茲邊陲安危
之計宜博訪審慮庶無後悔

貼黃臣愚所言非欲興兵生事蓋西戎驕倨請求無厭
若不講飭邊備折其夏貪冒之意其勢必至侵犯塞郡勞
師費用困弊中國伏乞陛下詔諭大臣以消未然之

患元祐五年六月十一日
時為中侍御史

上哲宗論息兵天於欲速

范純粹

臣伏見熙延兩路與夏國所劃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
務在息兵失於欲速故夏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
夷固為上策若邊臣不夏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機不無
虧夏何以言之自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而更夏計

哀乾順嗣立使者往返五六晉販貿易隨已豐富雖修好甚
恭蓋亦為自負之計耳在朝廷固宜開納容彼自新然於處
畫土疆未經決議當徐觀向背以察姦謀而朝廷即遣使人
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為賊所猜果致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起
兵入寇延渭被殘反覆不恭旨止誅絕後日復有所請但可
一委邊臣與之要約示以開暇以望望焉唯恐朝廷之拒而
不納也則輕重之權豈不在我下所謂要約者凡疆界之地
與夫後日之可慮者皆當條書具盡必使異日莫得而變也
事既審決邊臣始以謝罪請盟入狀聞于朝廷然後明詔中
外貸其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雖吾陷賊之人賜汝既許之
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

五十六

高十卷

四

卷

不為此計而聞其有請即許造利此又欲速之意為賊所窺
者也使人既至朝廷凡朝夕議而往復酬對寧不知皆廟堂
謀臣之言乎是顧接太重而許以太輕此又欲速之意為賊
所窺者也朝廷既許以陷虜之小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
寡之異地有形勢遠近之差約素明謀當素定必皆著見
于書然後受人割地兩相付與彼尚何能為乎今謀不素
定約不素明彼以疲殘百餘命命而已我乃不復較問亟
以四壘付之則彼計固已行矣四壘付之即已平徹而熙
延二境始議畫疆固不晚乎欲以至是其理固然外議但見
朝廷旌賞邊臣切意朝廷謂平無足慮者豈以其目今
貢奉不爽謂其無事中被言爽者是復為賈賊計乎

不足恃也前日事之已然者固不可追今日事之可爲者若
審計而徐圖之未晚也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地重有邀
求之請聲言與西隣爲合從之謀將以動我外議恐朝廷不
以爲重而輕棄之信如是則欲速亦已甚矣朝廷所以謂金
城塞門爲不可棄者非以兩孤壘之爲利也謂其形勢險阻
足以藩籬邊徼上田沃壤足以贍給邊兵也利害所係它壘
莫比故獨不在給賜之限今畫疆之議乃欲苟目前之小休
弃形勢之要地舍數千戶已耕之土斷數百里斥堠之衝屏
蔽無餘出門遇敵道路梗塞運餉難虞孤壘僅存我將安用
譬猶欲保一身而捐去四體是大不可也然則前日詔旨所
不予之地徒虛名耳且彼之所求我必與之臣不知真足以

厭其所欲而不爲他日之患乎失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
國體勢墮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伏思邊隅設誓迨
今十有餘年不爲不久也朝廷不惜十年之費不憚十年之
勞而務爲堅守者何哉爲形勢人民惜也今日之議信如所
傳是能久而不能近也前日諸路大舉雖覆巢之計尚能爲
之今安以待敵而屑就如此是能大而不能小也能大而不
能小能久而不能近弃前功於垂成開後艱於不測臣切爲
朝廷惜之臣願朝廷舍其淺近計於久長其所取予並以元
降詔書從事如其偃蹇置而不問但飭邊吏嚴備如昔希功
造事則固所不可護邊待敵則宜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
恙尚能與中國久抗乎期以歲年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

已臣聞自陝以西議者靡不知此而莫有為朝廷言者是亦以出位為誡耳雖朝廷前此議論邊事專委鄜延它路邊臣無得干預而臣任叅帥寄職在論思今以所得衆人之論妄進狂說則亦未為出位也伏惟 聖心採擇不勝大幸

元祐五年

七月上時為環慶路安撫使

上 哲宗論地界

蘇轍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垂方乞移范育種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論止言見在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切恐 聖明尚有未燭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切觀朝廷指揮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行激求苟欲自利以此

四三十五

百四米

六

亮

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策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詔不俟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樞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水樂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躡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荒閑近黃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切見 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

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覆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
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
以延安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
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冠鈔未已則
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請欲以蘭州黃河之
北二十里為界臣切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尤
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
箭丰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
為界邊疆雖為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無遺弓箭丰耕種此
地輒為夏人所殺若言已耕者則云箭前三必有名籍所得租
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通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

奏

三十一卷

十一

卷

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
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
與其將佐乃敢不愆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
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
坐而妄謂夏人舊繫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為差
誤以吏部見差管幹二寨弓箭丰道路巡檢使臣為守把臣
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
其心恐未可也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多方
邀求苟欲自利之也然臣切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
寨必難再修定西通四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
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既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

無以為重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也然則地界之事無
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又之交賦馬肥健時出
還賂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
誼置之它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
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
各具長久計條列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
而安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帥
臣實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河至如
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
育為是則今遣之為非矣若以移朴為當則獨留育誼為失
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移徙之流往彼相度朝廷

情
論

卷一百四十五

八

庚子

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
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
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夫
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事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
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
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
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
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元祐五年八月十一日

上哲宗論不可失信夏人

蘇轍

臣聞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欲功利
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言者有

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晉文公曰
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息曰
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
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
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
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
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
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息以強晉國則

信義之効見於久遠如此臣切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
謂異矣方元祐三年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
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
不許大臣務行姑息不俟其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
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以爲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
也而柰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
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
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紇德城例以二十里
爲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爲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
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
且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

之功不以育等為非從而助之尋為夏人所破所殺其臣等
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
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為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
臣又悔欲以堡鋪之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
出有識之士以為失信太甚非中國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
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內患未
解不欲違拒甬勉從之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為強失之不足
為弱雖小人以為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
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
人西食費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可以雖復暫順
要之以遠不信朝廷為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

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徂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
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勝如兩
城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與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定
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從夏
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
徇四塞朝廷猶務息民弃而不惜況於其餘何足計哉在兵
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者殘又曰利人土地實貨
者謂之貪兵貪兵者破今之所為正犯此禁臣切怪大臣皆
一時儒者而皆弃所學貪求苟得為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
豈言前後計畫皆出神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
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長信而

已無及矣伏乞 陛下以社稷生民爲念斷之於心止其妄
作則天下幸甚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自元祐以
來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臣勘商殺略熟戶計級受
賞鹵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
此等事皆不得爲故上下鼓唱願有邊費凡此皆姦人
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
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爲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
之則不免於爭爭端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
姦計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有篡國之心然
其爲人狡而多詐寬而得衆方欲內安豪酋外結朝廷

四

高

十一

個

峽內外無患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打量地界
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
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勢
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
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返欲求和則所喪多矣

元祐五年十二月
上時爲御史中丞

上 徽宗論進築非便

范 純粹

臣伏見陝西河東沿邊諸路拓地深遠城守增多凡邊臣始
議經營利害之實與夫朝廷處決之計臣固不得與聞而它
路形勢之狀保明之計臣所未嘗親見者亦不敢輕議唯是
河東一路臣忝領帥任雖止百有餘日而承乏廊廡亦既累

貞其日聞見略已詳熟誠心所得義不取欺切惟南路凋
困於進築在公則所費金帛緡錢不知其幾千萬內外之
既已匱竭此朝廷固亦究見不待臣言而後知在私則大兵
之後洵有凶年雖去歲夏秋兩經豐穰而物價未甚減小如
廊延路新城堡砦今春糴買米斗猶有至一貫四百文省則
一方艱食可以槩見春冬苦雪饑殍縱橫士卒疲羸鵠服過
半其月得料錢不足充一飽之費民之窮弊從此可推唯是
浮游賦貧之人欺天罔上盜劫名器大得所欲賤者既貴貧
者既富閭閻小子略遂封侯之望而掉臂散去者又不知其
幾千百人也所拓之地強界遼絕由是封侯有去城砦一百
五六十里去處必欲責巡捉人馬類至境上則裹糧露宿曠

日不返奔走疲弊衆情厭苦若欲休養士卒則新地之內無
復人迹將士觀望不敢有言朝廷欲墾闢新疆每路置提舉
官招刺弓箭手以資兵備而所得多浮浪闕食之人唯幸借
貸種糧牛具等錢而隨即逃亡臣在河東路勘會得一季之
內逃亡至四分今至廊延考究得提舉弓箭手官石杏所招
人計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內已逃亡過二千八十八人地未
加闢而所失財用亦已多矣是未見得地之爲利也廊延一
路前此頗以招納爲事臣今契勘自紹聖三年後來計招到
夏國人口共一萬一千五百餘人其中丁壯纔及三千自餘
皆婦女老小之數並計日給食肉已得班行名目人皆給料
錢驛券歲費極廣錢糧浩博若謂可以分彼兵少則一國之

衆豈以三千人為重輕若謂使可以致彼離叛則前後皆然甚久而未嘗小驗平日莫測心腹間輒叛去不唯出入之時決不敢保其為用而緩急之際內變可虞邊防幾事靡不傳洩由是推之安知其非謀也哉是未見得人之為利也新地之內既有城堡之備莫非先計兵力今計廊延一路新舊城砦三十七處合用守兵六萬三千然祇是依守禦之法計地步排立之人而出奇禦敵番休固守者未在此數新壘守人既不可闡餘雖舊砦亦當足兵有如金明最是近裏迤者賊至層戮無遺則知不問城堡之新舊舉不可乏人而後可以責其固守也自夏人納款以來朝廷已將戍兵將吏十減六七今諸城堡若守禦人數未及合用十分之四若將來稍有警急則兵備何以自全若萬一再遇凶年則歲用何以取濟是城守之計為甚可憂也議者以謂夏人力屈情見既極恭順請命率職誠服不渝邊患封疆自此大定臣愚不審料敵未敢信然而日夜區區私憂國計何者在彼國勢功尚惜諸路所取之地在人常情恐未忘積年所結之隙今雖修葺而未及疆議者良有以也乃養力待時聊以自款耳蓋歲額賜予至于來朝商賈所得甚厚而又諸路塞上博易公行度彼三二年間事定力全則必先以畫疆為請一語不契決復盜邊臣恐朝廷未可以今日之迹遂為莫枕之安虜情深狡為甚可憂也臣以謂開邊之初昔固神速善後之計今需艱為雖得地得人未見稍利而虜備實可寒心臣不敢苟無事於

目前乃所願圖安於永久若一路城守朝廷可以增足成身
增成之兵朝廷可以長足歲費則臣雖疲懦敢不竭心竭力
上遵廟謨聊可居職今守計不備而無兵可增縱有兵可增
而財用方窘以此禦寇豈臣敢當它路事宜度不殊此措置
宜先於機會豐凶難測於天時伏望 聖慈曲賜軫惻內量
國力外察邊情深詔大臣更為遠慮明降畫略以杜艱虞臣
於 神宗皇帝在御之時數陳兵議後於 哲宗皇帝臨御
之日復論土疆或賜優容或因而坐廢有干典憲實出狂愚
今者再被使令未忍便為緘嘿不唯身任憂責况復職在論
思雖置散投閑固重覆車之戒而納忠叙事詎忘體國之心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上時以龍圖閣學士知延安府尋後知
求與軍十月坐朝廷方選將治邊而不能飭兵務殺其議遂
罷

備數於奏章有涇陽
之議落職知金州

上 徽宗論進築非使

張 舜民

臣伏以陝西河東自紹聖一年用兵至今首尾六年進築未
畢覆軍殺將糜費錢糧不可勝紀每築一城自帥臣已下增
秋賜金帛為賞功切按春秋之法凡稱城者謂既得其土地
人民然後城之以宅人民耳今則輕師潛入三五十里以至
百里乘敵人未覺之時數日之間苟脩草創亟聞朝廷盜取
功賞然自城門之外依然賊境以一徑內通書日挾兵張弓
非百十人不敢行是真謂之城乎其初帥司制置經畫每二
寨屯三千人守禦計置糧草厚破公使以來吏民不旬月間
人兵復拍去草糧未盡計置公使亦遂裁減其已足

民日夕憂恐不成家計亦有修築逾年去冬未有人居止者
其兵將吏民彼此相諭本不為修築開邊止為活將帥之賞
而已以致工作苦嚴守禦縲絏若夏人一來不攻自破此皆
邊人之語也朝廷高遠詭冒百端上下相蒙以致如此昨元
豐年五路出界既而回軍 神宗皇帝欲自涇原路胡盧河
川築十五堡以通靈州以其功賞浩大尋亦罷之五路入界
所隆御前劄子畫一指揮第一不得修築城寨深慮邊臣幸
賞也李憲築蘭州雖不按法然勤劬逾時終亦不賞范育帥
熙河築定遠城用錢糧五十七萬當時言者以為百萬論列
紛紜二年不已今既河東陝西六路進築五十餘城亦何止
涇原十五堡也其一寨之費何止定遠百萬耶又自軍興已
來關中歲饑流亡萃餓十室九空鹽池之利居天下之半一
旦失之夫以軍事方興值累年災歉而又失大利大意可見
也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三者皆不得其一而
墜以罷將御老師役饑民爭曠土而不變者未之有也熙寧
中李復圭帥環慶因出軍散鞋錢以其半剋還舊欠衆兵喧
呼潰叛而出關中騷然者逾時不能定今則六年妄作曾無
一人諱語此廟社之靈也每一思之使人不寒而慄况是廟
堂之上日進諛言蔽 哲宗皇帝聰明以謂夏人之勢至衰
至前中國六路進築而無敢有抗異然自得不得計慮此尤
可憂者也臣且以近事明之 紹聖三年秋九月夏人大舉寇
邊延號一百八十萬破金明圍延安陵轉諸寨種落為之一

空至四年使為衰弱不能舉豈今至二百八十萬而明年極
至衰弱如此者乎雖甚愚之人亦知之廟堂執政大臣亦知
之姑為此說專欲蔽上之聰明也大抵夏人用兵皆本元昊
之法先謀而後戰各畜財用愛惜人命與中國相反中國
六路進築天下困弊夏人坐觀不遺一鏃臣敢望 陛下止
以此觀之不問可知矣夏人謀深不同中國彼一旦謀成力
辦搖尾南鄉凡新築之城創開之地未有能不失者臣未死
可以服妄言之刑矣願 陛下以三年待之河東之人自古
不曾流移以其勤儉為生少經力役今則流徙大半長安陝
華米斗一千餘延麥麩一秤二貫三百皆是陌也且西京以
封椿錢采米運至鄜延每石為錢二十貫有時古先有是乎

關中之民十無四五以今日之勢而猶貪無用之空士非賣
國而何故臣今日之說敢望 陛下速罷兵養士懷民也不
然將有變矣不易帥不能罷兵不以任漕司不能養士五年
罷兵十年懷民恐瘡痕猶未合也古之善兵者其君豈如漢
光武其臣莫如唐李光弼光武每發兵必增白髮須數莖光弼
每臨陣常置短刀靴中人或問之光弼曰吾天子三公不可
辱於賊手萬一敗北則當自裁也以光武光弼之飽戰知兵
獨如此之難是何江湖書生足未嘗履邊塞目未嘗見兵革
耳未嘗聞金鼓一旦輕率總戎容易取敗貽憂君父殘害生
靈曾不至於自焚者前所謂廟社之靈也紹聖三年秋臣赴
任知潭州登對故嘗折陳於 哲宗皇帝之前因及 神宗

皇帝感疾之由天顯豐感是又之屢蒙

於如此其後亦不見施行為左右大臣所蔽也故善御者毋

使窮其力善牧者毋使擾其群力窮則車敗馬傷群擾則占

前失後靜思至此雖有智者不能善也夫今天下之事大且

急者無甚於此伏望留神三復考驗施行建中靖國元年上

上 徽宗論河北備邊五事

張舜民

臣得以衰疾縲塵聖選使待罪邊陲平時責任固已非輕况

當遼人新舊之交河朔累年饑流之後使遼人盟好如昔無

或渝變更不復論儻使有毫髮好惡不同前日便貽中國深

憂以臣觀之今日河朔之勢正如陝西寶元康定之前將不

知兵兵不知戰一旦倉猝不可枝梧邊臣若預為振舉則謂

臣

臣

臣

臣

之張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依舊宴安號為無事則綱目日

見頽廢有不勝舉之憂故凡議河朔之政者以今日為最難

此臣所以不敢緘默必為 陛下陳之也其當急務者略有

數端故曰選將兵擇郡守添兵額蓄財用謹探報數事修立

則邊備之術已過半矣苟行之得策亦無張皇主事之患今

臣輒有所請敢望 陛下留神省覽特賜主張應副則事無

不集若委之有司援條沮難則無復機事矣謹別具開析奏

陳

選將兵

凡言河北軍事者必曰將騎卒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此

下所同知也或者欲為之整齊訓練之則必曰河北軍情

同以精銳則生變此中外所共患也又為將者言是膏粱子弟畏可東陝西不敢往盡欲來河北百年之間豈不嘗知有烽火之警雖有出屯不離本路唯是優游暇日安容有不驕且惰也近日朝廷將河北將兵遣戍陝西甚得均勞之策臣欲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將兵輪那出戍河東陝西却將東西京將兵專戍河北以補河北將兵出戍之闕仍比之他將少促代期所貴平時則知有道途往還之勞緩急則知有出入戰陣之事

擇郡守

勘會河北沿邊州軍自兩地講好以來迄今百年雖號為邊郡不知有戰陣守禦之事唯是飲食宴樂優游暇日而已以

四三

百四米

六

包

此凡孤質公平奇特之士莫得而居之以至城壘器械凡所謂軍中之職不復講脩相習宴安久已成俗臣伏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沿邊知軍州及將副選擇脚色內曾經三路沿邊城寨將佐及累有戰功內知州軍曾實歷路分都監資序之充仍舉行自通和以來河北沿邊知州軍條貫所貴緩急之際不致誤事

添兵額

本朝自南北通好已來定州路兵額常及十萬爾後日見銷耗至理宗元豐以前定州猶不減二三萬人後因封椿禁軍額錢糧朝廷唯務封椿數多轉運司利於銷兵省費更不切招填因致邊兵日少即今春秋大教盡數不及六七千人

定州最爲河北屯兵之處尚乃如此其它州軍即可知矣咫尺狄境聲迹相聞使形勢如此豈得安便皆由邊帥不思經以利害憚於建明朝廷不復以緩急倉猝爲慮定州馬步禁軍共三十一指揮近年每指揮減作四百人仍招填不足臣今乞將逐指揮人數却復舊額定州依之元降朝旨常令及二萬人仍乞於京東西路招刺添填專置官催促所費稍遠北邊不致張皇

蓄財用

勘會河北累歲災歉又以大河移徙生齒迂流民力凋弊公私乏絕臣訪聞本管定州即日人糧不至急聞唯是錢絹苦無見在堡寨以東糧食亦聞兼聞春衣至今有未曾支散去

三

一百一十

十九

七

處定州一年約支錢二十二萬貫有喪諸雜課利改錢祇得一十一萬有喪其餘盡是轉運司添陪方了一年支計今轉運司那融不行屢曾干告朝廷已聞支撥見錢文鈔及借奉職等補牒河北州縣旣屢經災歉流死公私乏絕豈有餘力買官至於見錢文鈔又專爲博買斛斗所以應用全闕定州一月諸般支使約萬緡軍資庫轉運司見錢祇有七百三十餘貫緡二百餘匹定武大藩猶且如此其餘列郡即可知矣咫尺比狄覘邏日交使知財力至此何以示威取重伏望陛下特賜指揮將給降見鈔如糧食足用處權許出賣見錢及諸州軍常平錢內借撥一二百萬貫赴轉運司應副急聞支用却責限歸還據今日窘急之勢儻朝廷不爲講明究濟

使人情窮溫緩急必致生事

謹探報

臣觀古之為將守邊第一必先規邏苟得其術敵人之情可以坐制先人有奪人之功其此之謂也與夫戰攻而獲勝不可同日而語切聞河北邊上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於酬賞全然微薄以致規邏之人不肯探伺既不知敵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枝梧况當新舊之交尤在精審訪聞即日安撫司所管回易本錢不多臣欲乞朝廷特降見錢文鈔一十萬貫添助回易如探伺得實則量添酬賞所貴激勸邊人虜情可

得建中靖國元年
上時除知定州

上 徽宗乞撫存北虜

趙 適

撰

二四一

二

卷

臣伏准今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虜界為女真所侵兵勢老解切慮奔潰侵軼逼犯邊境仰河北諸路帥司依已降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準備不測勾抽上邊使喚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時探到北界事節次附入內內侍省通奏聞夫訖臣切詳北虜自澶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享重幣之利虜自知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來虜酋失德上下離叛人不為用女真勃海寇亂其國征伐不已敗衄相繼境上侵削士馬凋殘財力匱耗常疑中國密有窺伺左枝右梧困弊日甚恭惟 陛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舉必度萬全况臣嘗親奉玉音屢被詔劄每念南北歡好力固 祖宗盟誓請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

造端生釁而虜殊不知聖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今茲睿旨特慮他寇與奔潰之衆不測侵軼姑示備禦之計廟謨甚遠預爲之防然臣叨承闡寄職所當言苟有管見豈敢緘默伏覩邊報近者虜酋獵於白水川女真掩其無備全軍陷沒虜酋不知存亡虜中震擾未見所立若復調兵上邊虜將謂中國起乘其弊疑隙旣開何可復釋唯當示之安靜致其懷服臣愚切謂耶律氏既有沙漠歷年甚多虜人習熟貴其種類設有姦雄誰肯推服仰惟朝廷與虜兄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載全虜酋叔兄弟甚衆若虜酋真遂不還願 陛下用家人禮特遣重臣將命彼國推急難之義念外侮之虞慰諭其宗族臣下厚加拊勞勉以忠孝雪耻戡難就其虜酋叔

兄弟取虜酋之所愛國人之所慕擇賢立孤以主虜衆隆其恩禮錫之封冊申結信誓以繼好息民俾之知戴中國虜旣倚中國爲重得存其宗社則中國有大造於虜也 陛下雖不責報虜歸故地減歲幣必有一以報 陛下矣如是則中國不得汗馬之勞遺鏃之費萬無失一而安享大利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伏望 聖慈特加採擇速奮睿斷施行實天下大幸

貼黃臣愚切謂虜失其酋未知所立方疑中國乘間而攻之然 陛下兼愛南北生靈務隆義好若即恤其禍難援立新酋當此孤遠乏助之時得倚朝廷以存其國名正言順勢無不從則恩歸于我必服彼心固盟誓爲利無窮

善受彼新酋自立則國其亦出立而衆附則勢將得增
成以邊過爲隄備徒足生豐心願陛下無遽增
度開先時之隙毋緩立孤貽不及時之悔孔子曰興滅國
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惟聖神聖而之

貼黃臣契勘女真最尔小夷自昔臣屬北虜勢不過虜之
一大族其衆彊弱與虜不侔徒以虜酋失德棄其離心遂
致以寡敵衆以弱凌彊者非女真之能皆虜所自取也然
北虜大國其人素不畏女真女真今雖得志亦豈能以橫
行於虜中哉虜之新酋既立得國人心事將反掌也陛下
下仁聖被於四海普天率土罔不臣妾若速於斯有以深
結虜心使之懷服自削其平日之貪傲今若止增戍之役

三十五

六二

收援立之恩虜以守盟存國之大義蠻貊革心固不難矣
臣所謂用力小而見功多也

宣和四年二月上時
爲真定府路安撫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四十

